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8

论《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的时间经验

郭建飞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时间以及大量其他与时间有关的表述,反复出现在《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中。现在的时间经验成为它的主旋律:通过使用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以及将现在时态与过去时态混杂使用,过去的时间经验被置入现在的时间经验,从而出现了现在和过去的跨界,实现了时间在叙述表征上的“现在无所不在”;而在文本内涵上,时间的重复性、循环性,尤其是对祖先和后代互惠关系的书写,均喻指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无界,暗合了小说故事层“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

关键词:现在的时间经验;《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叙述表征;文本内涵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61-06

《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2004)(以下简称《敞开心扉》)是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1944—)于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借助作品,作者拷问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和生存危机,表达了对祖先智慧的敬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人类生存的关怀;另一方面,作者推崇“现在的时间经验”,以时间为线索贯穿小说的始末,凭借“现在无所不在”(the present is all there ever is)^①的时间经验,深化小说的主题。

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聚焦于第一个方面,主要从创伤理论、妇女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妇女主义等视角切入对其展开分析,鲜有学者注意到小说中的时间主题^②。笔者认为,在该小说中,人物只是为了凸显时间经验的符号化代码,“现在无所不在”的主体时间体验才是其叙述表征及核心主题。换言之,在《敞开心扉》

中,时间不仅是对叙事进行塑形的手段,也是主题层面对“时间性”母题——现在与过去、记忆与遗忘、祖先与后代——的叙事演绎。可以说,该小说是“关于时间的寓言”(tales about time)^③。“虚构的时间经验”是利科对时间与叙事进行思考后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文本提出的世界生存的一种潜在经验的时间外貌”^④。鉴于此,本文拟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对虚构的时间经验的论述出发,阐述“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在《敞开心扉》中的叙述表征(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与文本内涵(过去与现在在故事层的无界)上的具体表现。

一 “虚构的时间经验”与“关于时间的寓言”

利科既不满足于奥古斯丁从哲学层面对时间

收稿日期:2021-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WW063);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项目(XSP21YBC381)

作者简介:郭建飞(1982—),女,河南新乡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①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34.

②迄今为止,仅有国内学者唐红梅在研究沃克20世纪诗歌创作时,作为例证注意到了《敞开心扉》中的时间问题。然而,由于她对《敞开心扉》叙述特征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沃克诗歌创作对其叙事文学结构的影响,故其研究局限于小说的共时性特征,并未阐述时间在情节编排上的叙述表征和在文本叙事中的本质内涵。参见唐红梅:《论艾丽斯·沃克诗歌创作经验对其叙事文学结构的影响——以〈现在是你敞开心扉的时候了〉为例》,载《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③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101.

④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100.

所做的思考,也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物理学阐释,因此,他将时间与叙事相结合,试图解决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时间的过程中出现的悖论问题。然而,在他试图通过虚构叙事来探讨时间这一哲学问题时,他发现叙事学理论有关时间的“两分法”存在诸多不足。他认为,在叙述时间与被叙述的时间、叙述时间与生活时间、叙事时间与故事、小说时间与历史时间等两分法之外,还应该存在一个对应于文本世界的“虚构的时间经验”——“经验自然还是经验,不过是虚构的,因为投射它的只是作品”^①。正是这些虚构人物的时间体验成为利科在文本世界探究时间命题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基于门迪洛夫(A. A. Mendilow)对“关于时间的寓言”与“时间寓言”做出的区别,利科以《达洛维夫人》《魔山》和《追忆似水年华》为例,剖析了时间经验与叙事塑形之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经验本身是作品结构转换的赌注”^②,所以它们是“关于时间的寓言”。

与其他受到新纪元思潮影响的作品一样,《敞开心扉》彻底颠覆了传统叙事中线性时间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交叉、跳动、中断、回闪、重叠等多种时间形式,时间在叙事中的作用出现了全新且复杂的倾向。在显性的文本叙事中,凯特(Kate)是主人公,小说始终围绕其与男友尤罗(Yolo)的精神之旅展开叙述。相应地,他们寻找内心和平、治疗精神危机,继而帮助他人治愈的探求过程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然而,反复出现的钟表意象以及大量与时间有关的表述用语,不仅在文本结构上形成了首尾照应的关系,而且构成了潜藏于显性文本主题之下的又一叙事主题。而凯特和尤罗的时间体验,便是虚构的时间经验。在小说开头,“几乎每天早晨”,凯特都是随着“闹钟的响声”于“5:30”开始冥思^③;也是在这时,57

岁的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双膝“像久未上油的门铰链一样吱吱作响”^④。在寻求医生的帮助而治疗无果后,她“拆掉祭坛”,“裹起佛像”^⑤,开启了精神探寻之旅。在小说结尾,身体和精神均得到净化、提升的凯特,揭掉包裹佛像的绒布,点上蜡烛,重新布置祭坛,所有的一切“像过去那样”^⑥,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饶有趣味的是,小说用凯特“亲吻了一下钟表,但并未看时间”^⑦作为结束语。虽然这是凯特精神得到净化的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虚构人物的时间体验之展现。

以利科的“虚构的时间经验”为关照,《敞开心扉》中的时间主题值得关注,其时间经验值得挖掘,它“与时间的游戏”^⑧行为值得释放,小说中的时间及其相关的表述所负载的信息和内涵值得深究。具体而言,“现在无所不在”是《敞开心扉》的基调,是虚构人物的时间体验之展现。“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不仅体现在小说的书写形式(叙述表征)上,还体现在书写主题(文本内涵)上。在叙述表征中,其时间经验主要表现为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在文本内涵上,其时间经验主要体现为过去与现在在故事层的无界。

二 时间的叙述表征: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

虽然《敞开心扉》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述,但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所有的叙述都围绕凯特和尤罗的视角展开。从总体上来看,叙述视角在凯特和尤罗之间交叉转换:“像钟摆一样从凯特到尤罗,然后再摆回来。”^⑨而这一循环往复、永不终止的轮换视角之叙述策略,决定了现在与过去在文本世界中的跨界特性。

①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101.

②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101.

③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0.

④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6.

⑤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7.

⑥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205.

⑦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206.

⑧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61.

⑨Bates, Gerri. *Alice Walker: A Critical Compan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5, p.163.

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首先表现在对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的使用上。与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不同,《敞开心扉》的所有人物都直接参与了文本叙事的塑形过程,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对自我经历进行编排,丰富凯特或尤罗的叙事线条。可以说,该小说由不同人物的话语内容堆积而成。有趣的是,尽管人物的直接陈述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但双引号却并未在任何地方被使用(女主人公凯特创作的小说除外)。从而出现了虚构人物本应使用的现在时态或完成时态,与叙述者所使用的过去时态的跨界现象。例如,小说第2章,在凯特对黑人自由运动时期的经历所进行的回忆中,一位老妇人向她讲述了一个男人与冻僵了的蛇的故事。在过去时态写就的小说中,老妇人给凯特讲述故事的行为理应发生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即凯特回忆行为的过去。按照常理,老妇人的讲述行为应在过去完成时态中进行。但是,此处却使用了过去时态,所叙述的内容以老妇人的第一人称展开,且去掉了双引号。由此,老妇人本该隶属于“过去的过去”的时间体验,在文本世界变成了过去的时间经验。并且,在以“让我来给你讲一个男人与蛇的故事”^①为开头的叙述行为中,均使用不带双引号的“我”和“你”,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模糊了叙述者和受述者的界限:以叙事进程的发展方向为参照,“我”的所指是老妇人,“你”对应的是凯特;而双引号被去掉后,“我”“你”的所指便出现了跨界现象——“我”指向“你”的叙述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凯特或叙述者指向真正的读者而展开的讲述。如此一来,被纳入过去的时间经验的“过去的过去”,在叙述者与受述者界限被模糊的状况下,通过叙事塑形,又被重新纳入隶属于现在的时间经验中。换言之,不管是“过去的过去”的时间经验,还是过去的时间经验,都在叙事塑形中转变为现在的时间经验。而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暗合了小说“现在无所不在”的基调:“有两个‘现在’,一个是当前,一个是更长的当前——那个包含了历史和人们之所知在内的‘当前’。”^②

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还表现在对混杂于过去时态中的现在时态的使用上。不同于上述对被去掉双引号的人物话语的直接引用,这种情况下的现在时态以极为自然又极为不自然的姿态出现在过去时态所构成的叙事中。极为自然,是因为它毫不拘束地出现在任何它“想”出现的地方;极为不自然,是因为它的出现扰乱了既定的叙事塑形,虚构的时间经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摇摆不定。例如,小说第3章,凯特离开后,尤罗感到“被抛弃”,“被扔下了”,他“思考”,“自言自语”,“走进屋子泡咖啡”^③,经过一系列的以过去时态为载体的叙述之后,叙事突然以现在时态呈现出来:

水沸腾时,只需转身须臾,你便会迷失在即将到来的事物的气味中,而生活会伸出触角,抓住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只要稍一拉动,即便是已为你备好的杯子,也会被拉至现实。一种不断移动,不断变化,但又恒定不变的现实。^④

如果说使用现在时态是为了凸显尤罗所思考的内容,那么,之后的叙述也是其所思,也应该使用现在时态。但事实是,尤罗接下来的思考内容被再次以过去时态展示了出来。以上悖论说明了此处使用现在时态的特殊意义。从内容上看,三个现在时态的句子是对时间的思考:时间的变与不变,时间的此在性,“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而将具有特殊涵义的句群以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是为了从形式上展示“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将对时间经验的思考,用现在时态进行叙述并混杂于过去时态中,是为了跨越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界限,是为了将过去的时间经验纳入现在的时间经验中来。此外,三个现在时态句子中的“你”进一步模糊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界限。“你”原本是尤罗在思考中对自己的称谓,当它被植入现在时态中时,其所指便成了包括尤罗和真实的读者在内的所有受述者群体。也即是说,作为群体存在的受述者,它既可以是文本世界中的虚构人物(尤罗),又可以是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

^①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3.

^②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34.

^③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20.

^④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p.20-21.本论文所提供的中译文,皆为本文作者自译,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的人(真实的读者)。而虚构人物和真实读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势必造成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文本世界的时间经验与现实世界的时间经验之间的跨界现象:虚构的时间经验与真实的时间经验杂糅,“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顺势侵入虚构的时间经验,成为“一种永恒的时间……一种简单的共时性描述”^①。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对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的使用,还是对混杂于过去时态中的现在时态的使用,随着叙事进程的发展,它们所造成的现在与过去的跨界现象越来越多,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作为受述者的虚构人物和真实读者之间的身份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具体而言,在叙事之初,叙述者反复以“某某说”的模式引出人物的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而到了叙事后期,“某某说”的结构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物话语的自然流出,形成了“‘原本’记录人物话语”的“比直接引语‘自由’”^②的直接引语形式。换言之,由叙述者的“某某说”所引导的半自由叙述,随着“钟摆”般叙述视角的交叉转换,至后期已然达到自由叙述状态。并且,无论是来自哪个人物的叙述,亦无论所述内容之长短,被叙述的内容越具有教化意义,越是能展示一种普遍规律,那么,现在与过去、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时间经验就越模糊,“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特征就越明显,从而“实现一种永恒的现在的效果”^③。另外,从半自由叙述到自由叙述的演变过程,再一次佐证了《敞开心扉》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寓言”的小说之论断。

三 时间的文本内涵:过去与现在在故事层的无界

《敞开心扉》共分37章:前两章描述了凯特所面临的困扰;第3—5章叙述了凯特在科罗拉多河上的漂流之旅;第6—31章叙述了凯特的亚马

逊热带雨林寻找“祖母”之行和尤罗的夏威夷之旅;第32—37章则是凯特和尤罗精神旅行归来之后的交流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毫无疑问,“旅行”是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稍有遗憾的是,现有的评论仅注意到了人物在空间上发生的位移,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位移(心灵的提升),忽视了时间经验在虚构世界的流动及其负载的文本内涵。如前文所言,《敞开心扉》的时间经验在文本世界主要表现为“此在”:现在的时间经验。

现在的时间经验,不仅奠定了小说的总基调,还引导着时间的“旅行”方向。“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贯穿文本始末。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代名词,因此把它(手表,本文作者注)戴在手腕上是荒谬的”^④。在此,叙述者以尤罗的视角以直接陈述的方式道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对于时间的看法——时间是永恒的,而永恒包含了“此在”,其时间经验必然是现在的。与直接陈述不同,有时叙事以隐喻式暗指的方式对时间的此在性进行了塑形。例如,拉利卡(Lalika)回忆自己小时候与祖母一起生活的时光,当说到祖母给她“带来一种强烈的东西”^⑤时:

爱? 瑞克(Rick)问。

那时候人们还不怎么使用爱这个词。我觉得,她带给我的那种强烈的东西可以被称作“此在”。

在场? 凯特问。

是的。^⑥

在这里,在场的陪伴成为爱的代码,而当这一话语符号在言说中缺场时,“此在”(being thereness)便以隐喻式暗指的方式与之耦合。爱,随即呈现为超越时空限制的无处不在之存在,一种将过去和现在相连接的“强烈的东西”。在《敞开心扉》中,不仅抽象的情感被塑形为时间的此在性,将具体的存在物与时间经验相联系的表达也是屡见不鲜。例如,“祖母神是一种兼具起源和终结的药”^⑦，“地球上没有新生的水,所有的水都是循环

①胡志明:《论鲁迅小说的非时间诗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②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③张诗苑,杨金才:《存在时间与钟表时间:〈喧哗与骚动〉中的现代性时间体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④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30.

⑤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45.

⑥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45.

⑦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53.

往复的”^①,等等。较之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永恒”的时间经验,在这两个句子中,“现在无所不在”主要呈现为一种圆形的、交替循环的时间经验。也正是这种圆形的、交替循环的时间经验,塑造了文本世界中时间主题的反复性和此在性。

第2章老妇人给凯特讲述的男人与蛇的故事,是作为书写客体的时间旅行的起点,从这时起,时间便负载着循环的、圆形的“现在无所不在”之文本内涵。老妇人的讲述行为并未因冻僵了的蛇苏醒后咬死了男人而结束,而是创造了另一种结尾:

天,仍然很冷;那条蛇,会再次被冻僵;一旦又被冻僵,它又会变得无助。而对于被冻僵的蛇来说,在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下是无法咬人的……因此,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②

这个故事之所以“没有结尾”(endless),是因为还会有人将冻僵的蛇捡起来,把它放在胸口捂热,苏醒的蛇会又一次咬死温暖自己的人……不难看出,这是个不断重复、循环着的故事,但这种循环又不同于闭合着的圆环,而更像丢入水中的石头所激起的波纹,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平面上向外扩散。这个循环着的故事持续不断地将新的、捂热蛇的人纳入进来,重复不断地讲述着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是,讲述行为的时间经验发生了更迭。虽然更迭了的时间经验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不断演进,但是,如同扩散在水面上的波纹一样,时间经验的演进也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由内而外的扩散过程,而非从一端到另一端的线性发展。这与文本世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时间经验不谋而合:“时间是永恒的代名词。”^③

此外,历史事件在文本世界的投射同样反映了时间经验的重复性和循环性。与凯特一起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寻找“祖母神”的其他四个人中,瑞克和休(Hugh)均为白人男性:瑞克因自己的家族靠向黑人售卖毒品发家而倍感自责,精神之旅的目的是为了探寻失落的身份;休因自己的祖辈

抢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对他们进行杀戮而充满内疚,亚马逊之行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当他们跟着自己的精神治疗师阿尔曼多(Armando)一起穿过亚马逊热带雨林时,叙述者通过凯特的视角,将这次精神之旅与历史上西班牙入侵者寻找黄金的旅行进行了对比:“五百年前,当西班牙入侵者在丛林中寻找黄金时,他们可能遇到过同样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④真实世界的过去的时间经验,在叙事的塑形中被文本世界投射为现在的时间经验;作为故事层面的历史事件,将真实的过去的时间经验与虚构的现在的时间经验相杂糅,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完全消抹。然而,如小说其他地方的时间经验的重复性质一样,历史事件在此处的重演颠覆了既有的破坏者与被破坏者之间的关系:历史事件中遭受侵略的印第安人,成为文本世界中入侵者后代的治疗师;代表历史事件中的入侵者,成为文本世界中的被拯救者。因此,在《敞开心扉》中,过去的时间经验在故事层面跨界,呈现出与现在的时间经验之无界状态;并且,过去与现在的无界并非时间经验的闭合式循环或重复,而是意在建构新的文本内涵的时间经验。

时间经验之于全新文本内涵的构建,还可以通过叙事对祖先与后代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塑形得到佐证。在小说中,雷姆斯(Remus)是非洲裔美国群体祖先的代表,凯特则是生活在当下的人物,当雷姆斯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凯特更博学或更优越时,当凯特因雷姆斯未能保持祖先的崇高地位而感到震惊时,雷姆斯不无讽刺地问:“在这里,谁是祖先?”^⑤在此,已确立的祖先崇拜的优越性被贬低并被解构:代表过去的时间经验的雷姆斯,在代表现在的时间经验的凯特面前,并没有赢得任何优越感;祖先(过去)和后代(现在)以平等的、相互交流的姿态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过去是建立在与现在的关系中的,正如现在是由过去来解释的”^⑥。以凯特为象征的现在,支撑着雷姆斯人格化的过去,两个实体在完成了共同的事业

①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81.

②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15.

③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30.

④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87.

⑤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95.

⑥Le Goff, Jacques.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p.16.

后,融合为一种完美的共存。过去和现在在历史和心理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为自然协调铺平了道路。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认识到“历史不仅是我们通过过去(一种传统的态度)了解现在的可能渠道,也是通过现在探知过去的方式”^①。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平面之间的连续性重新评估了人类的成就,它鼓励人们培养向权威道德规范进行谈判的精神。代表现在的时间经验的凯特,领略了与代表过去的时间经验的祖先相联系的必要性,以及与其展开平等对话的积极意义:“你将能够清楚地表达你对他的爱,但你也需要自由……今天,人们都以一种有点崇高的方式谈论祖先——祖先这样,祖先那样——他们其实很像自己的兄弟姐妹。”^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爱丽丝·沃克的其他作品中,祖先通常以一种优越的、权威的姿态出现,而《敞开心扉》似乎意在解构祖先与后代之间的高低等级关系,试图重构过去与现在相互滋养、互相救赎的平等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现在的时

间经验的《敞开心扉》,重复地再现了作为过去的时间经验的沃克其他作品所书写的祖先与后代关系之主题,并在重复再现中对之进行改写与重构,从而在文本内涵上将过去的时间经验与现在的时间经验相勾连。

结语

以保罗·利科的虚构的时间经验为参照,对《敞开心扉》中的时间主题进行阐述,时间的叙述表征和文本内涵得以直观展示。一方面,时间在对叙事进行塑形的过程中,在话语层通过模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将过去的时间经验纳入现在的时间经验之中,从而在叙述表征上展示了“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另一方面,“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体现在文本内涵上,它通过将所有的时间经验都呈现为不断重复的、循环的、现在的时间经验,从而实现小说基于现在时间经验的主题叙写。

Reading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GUO Jian-f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Time and many other expressions concerning time appear repeatedly in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ime becomes its main theme; by using direct quotation without quotation marks and mixing the present tense with the past one,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ime is put into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ime, thus leading to the cross boundary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s far as the text implies, there lie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estors and descendants that accompanies both repeti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ime, referring to the boundlessnes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time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is all there ever is”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Key words: present experience of tim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Le Goff, Jacques.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p.107.

^②Walker, Alice. *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91.